

扎堆翻拍武侠剧 致敬经典还是消费情怀

□钟成

【文化论坛】

说起中国影视作品最为独特且创作较为成熟的题材类型,武侠当仁不让。虽几经沉浮,但武侠题材作品从未从观众视线中消失过。抛开电影不说,仅武侠剧就诞生了许多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改编自金庸、古龙等作家创作的武侠小说,拥有很好的文学基础,搬上荧屏后受到观众的欢迎,比如黄日华、翁美玲版《射雕英雄传》,古天乐、李若彤版《神雕侠侣》,林志颖、苏有朋版《绝代双骄》等。

据了解,2018年将与观众见面或启动拍摄、制作的翻拍武侠剧多达10部以上,包括《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笑傲江湖》《神雕侠侣》《绝代双骄》《陆小凤传奇》《少年楚留香》《飘香剑雨》《小李飞刀》《萍踪侠影》《武当一剑》等,其中,大部分作品是观众相当熟悉的。有网友统计,电视剧《神雕侠侣》目前已拥有14个版本……这让一部分武侠迷深感期待,也引起了部分人士的担忧:大批翻拍,是致敬经典还是消费情怀?

电视剧翻拍是业界常见的现象,不仅武侠剧被翻拍,民国黑帮剧《上海滩》、古装神话经典《西游记》、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等许多其他题材、类型的电

视剧也被翻拍,有的还被翻拍了不止一版。显然,一部已经获得认可的电视剧相当于一个成熟的IP,无论对于政策风险还是投资风险、市场风险,翻拍都能较大程度地予以规避。前些年,玄幻剧大行其道,传统武侠题材受到冷落,而当“玄幻大IP+流量明星”的模式因投入太高、风险太大、数量太多引起审美疲劳等原因而显出疲态,武侠题材顺势回归,也在意料之中。

受惠于经济、技术的发展,翻拍武侠剧在服装、置景、特效等层面比较容易对前作有所突破。至于故事讲述、精神内核等,还是要认真设计推敲,一个好素材并不等于一部好电视剧,反而可能因为主创掉以轻心、观众期待太高而招致差评。因此,虽然武侠剧翻拍数量不小,但从过去的情形来看,翻拍剧取得好口碑者为数不多,有的甚至恶评如潮。

众多翻拍作品口碑不佳的原因是什么?一是商业化急功近利使然,制作粗糙,浮躁之风盛行,存在“挣快钱”的心理。二是缺乏艺术追求的真诚之心,更无文化敬畏之心,从编剧到拍摄的诸多环节专业性不强,在思想和审美追求方面没有一种文化自觉,以至目前拍摄的一些武侠剧大都是以消费文化为诉求,拍成了狗血剧、爱情剧、偶像剧、脑残

剧,既无武侠文化,也无武侠精神……

事实上,武侠精神、武侠文化对我们当代人的生活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马云说他特别喜欢金庸的小说,因其充满想象力、浪漫主义和侠义精神。现在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喜欢武侠剧,更多是出于情感的需要和心理的需要,或者说是一种英雄情结。这是武侠剧尤其是经典武侠剧热播不衰的主要原因。在这个物质化、世俗化的时代,很多热爱金庸的读者为那些勇者、智者、侠者的故事所激励。这些人物的英雄侠义、自由精神,不仅构成了小说中人物的人格色彩,也影响了现代人的性格塑造。

所以,当下影视圈中的“武侠剧翻拍热”,其翻拍创作的取向都应以此为目的和原则,这才是对经典的致敬和学习。

翻拍武侠剧要找准作品与当代审美的契合点,不应把年轻观众定位为头脑简单、历史虚无,误以为他们只喜欢看披着武侠外衣的无聊恋爱,而把剧中人物设定搞得毫无逻辑,把重大矛盾拍得如同儿戏。武侠题材有很多层次可挖掘,那些义薄云天、家国天下的厚重,也是当代年轻人必须直面的担当。谈情说爱之外,把作品做得有营养一点,会更受欢迎,这是武侠剧翻拍的正路。

【读书有感】

贾平凹《山本》:宛如秦岭百科全书

□黄东光

秦岭作为横亘于中国南北的分水岭,从地理层面来看,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沧海桑田间,在这片古老而多情的大地上,曾经发生过多少扑朔迷离的风云故事?又演绎过几多凄美绝伦的乡村爱情?著名作家贾平凹的第16部长篇小说《山本》以古朴而玄妙的文字,抒发了对这片土地的眷恋,表达了对秦岭大地的深切关注。

全书聚焦秦岭深处一个名为涡镇的小镇,讲述了杨家棺材铺童养媳陆菊人从娘家带来了三分胭脂风水宝地,指望它带给自己好运,但阴差阳错这块地却被公公送给了家庭遭遇横祸的井宗秀用作安葬父亲的坟地,这竟使涡镇的世道完全改变,从而引发了激烈动荡的战争。发生在胭脂地上的偶然事件像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钥匙,在亘古不变的秦岭深处开启了一场命运与人性交织、苦难与超脱并存的历史大戏。

小说一以贯之地延续了贾平凹拙朴、雄浑的艺术特色。书中,他用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凝练的叙事语言,构筑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叙事体系。既刻画了逛山、刀客、土匪、游击队等多股势力在涡镇的相互争斗,又不惜笔墨地叙写了井宗秀与陆菊人两人惺惺相惜的火辣爱情。贾平凹在简洁、明快中从容不迫地推进着故事的演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蕴与恣意汪洋的想象力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交相辉映中催生出贾氏特有的亦庄亦谐的艺术风格。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战乱频仍的动荡年代。小说气韵饱满贯彻始终,对于秦岭山水草木、沟岔村寨的勾画,对当地风物习俗的描述,清晰而生动,使读者如置身其中。贾平凹见微知著地在“小”上做大文章,通过井宗秀、阮天保、井宗丞这些那个时候活跃于秦岭地区的历史人物故事,把当时那种大的历史境况,以小说艺术的方式细致深入地表现出来。无论是正面描写游击队、政府军、预备旅、保安队、土匪、山贼之间一场场错综复杂的武装冲突,讲述各方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之争,还是聚焦井宗秀与陆菊人等小人物烟火生活的细微描画,贾平凹皆以娴熟而老到的运笔,将厚重的历史感与沧桑的人性美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彰显出在广阔的历史视野里体恤苍生、书写人性苦难与辉煌的责任担当。

《山本》汇集了贾平凹对近代乡村历史、风情、风物的独特关注,尤其是对秦岭一带草木鸟兽详尽的描述,宛如一部风味独特的“秦岭百科全书”,也赋予了小说别样的风采。地黄、芫荽、白芷、泽兰、乌头、青箱子、苍术、莱菔子,这些长在秦岭深处的小生灵,倔强地生长着,为这片多情的土地增添了曼妙的情趣。此外,他对熊和野猪秉性的描写,让人在大长见识中,也对秦岭山区的生态环境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加之贾平凹对近代秦岭山区乡事乡情的渲染,足以让秦岭这本“大书”变得韵味十足。

有意思的是,贾平凹最早的创作构想,其实是试图要完成一部以故乡秦岭为书写对象的草木记、动物记,“没料到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贾平凹的这番表白,可谓一语道破了他创作《山本》这本小说的深刻用意。

巨兽和湮灭

□火锅

【观影笔记】

上周六全家一起去看《狂暴巨兽》,周日一个人去看《湮灭》。两部片子都算是科技电影,也都在某种程度和层次上让人愉快。

《狂暴巨兽》豆瓣评分不高,可是也没有什么争议,这是一部尽职尽责的爆米花电影,配方十分精确,没有哪里特别不合适。我有点嫌弃巨兽体型不够大,不像金刚或者哥斯拉,站立起来把整个城市都覆盖在脚下,城市是积木,人是蝼蚁,有一种末世感。这大概是因为电影的主角毕竟不是“巨兽”,而是人,是好莱坞电影里常见的那种个人英雄,片子里所有其他的角色都是围绕他来配置的,包括不多不少正好的三只怪兽:狼、鳄鱼、大猩猩。

电影的第一个场景是巨石强森带着三个人去看猩猩,特别是去看他的朋友,猩猩乔治。场景里有一个小冲突,即乔治突然出现,导致不熟悉情况的、新来的年轻猩猩惊慌之中攻击人类。通过这个小冲突,强森的个人情况被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亲近动物,疏远人类。男性参观者的轻浮和懦弱用来衬托他的冷静和强大,女性参观者的倾慕用来呈现他对异性的客气和疏远,而助手角色更多的是考虑到爆米花电影观看者的智商,把已经用情节表现出来的这一切用语言再突出一下。

在整个对抗巨兽的过程中强森有两个朋友,他们都有个形象扭转的过程。从负面形象变为正面,不但成为他的助手,帮助他完成一个拯救世界的任务,还负责向他传递“人类也值得信任,亲近动物不一定要疏远人类,男人和女人有亲密关系让人愉快”这样的认知。毕竟在电影里,个人英雄通过事件也要有一个成长和变



化。在这个片子里,角色并没有什么值得讨论之处,还是常见的模式化人物。

看完电影出来已经是九点多的夜晚,三个人顶着微微的春寒在小巷子里绕来绕去回家。小店纷纷打烊,灯光起起落落,我沉浸在怪兽电影巨大的破坏力带来的快感里,只觉得身边熟悉的景物陌生而离奇。

之前没有看过《湮灭》原著,作为一个科技盲,对这种高概念科技片的理解能力也是个问题。这个片子争议就大了,具体在各种情节的硬伤上,尤其是在科技层面。而对于科技盲来说,这反而不是问题了。总之就是某个海边的灯塔被外星人袭击,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基因变异,而这一块区域不断扩大,人类只能慢慢后退,如果没有解决的办法,整个地球可能都会被吞没。之前有很多小组进入,都有去无回。后来,女主去执行任务,消失一年的丈夫忽然回来了。但回来后表现异常,很快又大出血被抢救,奄奄一息。于是,女主决定跟随一支女子小分队进入这块区域,去看看丈夫到底经历了什么。她成为唯一活着出来的一个。

我最喜欢的一个点,在于这个电影整个都是被女主讲述出来的。电影的现在时态,是幸存后的女主回答审问她的人的各种问题。那么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有可能是幻想或者谎言。存活下来的女主多半和她丈夫一样,是个复制人。即使活着出来的是她自己,她的基因也早已异化。“湮灭”的方式就是互相吞噬,互相改变——即使回来,也一切都回不去了。

所有的小组成员在某种情况下都生无可恋。队长是患了癌症的心理学家,她说每个人都有“自毁倾向”,这倒并不像一种向外的了解和认知,而是向内宇宙的挖掘和审问了。她们努力走近灯塔,在走近的过程中就已经伤痕累累。那个高高耸立的灯塔,是内宇宙的万恶之源,它最后成为灰烬,而内心耸立着灯塔的人,和它一起“湮灭”。《湮灭》是真正有冰凉末世感的作品。在这里,和所有伟大的科幻电影一样,从科幻走向哲思。“我”与“世界”,其实也是“我”与“我自己”。但“我”又是谁?“我”是“非我”,是“我”的恶魔,是“我”至生之敌。

当电影结束之时,丈夫和妻子的拥抱令人绝望。因为这是两个“非我”的拥抱,这个拥抱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因为亲密,而是因为孤独和同盟。而且,这个拥抱不是为了解决孤独,而只是为了展示孤独。这样的感觉,就不是像《狂暴巨兽》那样的电影能带来的了。当然,那也不是爆米花电影的责任和义务。

科技盲本来没有资格写《湮灭》这样的电影。但看电影的人其实就像那只吞噬人并接受被吞噬者部分基因和思想的怪兽,他看完了一部电影,电影就以某种形式存在于他的体内,他所理解到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并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